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罪与罚

浙江人民出版社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韦丛芜译

罪与罚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骆恒光

罪 与 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韦丛芜译

浙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440,000 印数 200,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44 定 价：1.62元

7508037

出版说明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世界著名作家之一。高尔基在论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曾经这样说过：“就描绘的能力而言，他的才华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

本书译者韦丛芜先生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研究的一位老翻译家。一九二六年，他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鲁迅先生曾为其译文作序。他生前已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共二十四部小说）全部译出。

长篇小说《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代表作，发表于一八六二年。故事梗概是：在沙皇的黑暗统治下，“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学生拉思科里涅珂夫精神上受到极度压抑，便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想用她的钱来干一番“理想的”事业。但行凶时他还误杀了一个无辜者。从此他陷入了更大的痛苦，终于在妓女索菲亚的感化下自首；最后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在道德上得到“新生”。小说对俄国贵族阶级的罪恶和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作了深刻的暴露，但另一方面也宣扬了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这部世界名著，一九三〇年即由韦丛芜先生译出，一九三一年作为“未名丛书”出版。以后各书店又多次重版。一九六〇年，他又根据文光书店一九五三年第八版作了全面修订，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我社这次出版的《罪与罚》中译本，是韦丛芜先生未出版过的最新译本，文字简洁流畅。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前 记

新近逝世不久的黎沃夫·罗迦契夫斯基称陀思妥夫斯基（旧译。编者）将“新话”带进俄罗斯文坛，这便是所谓的都市文学。假如“俄土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结束了旧时代贵族生活文学底最后尾声，“那残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夫斯基却开始了资产社会新兴文学底开场白。他们两位是俄国文坛上无比的对峙的双峰，无匹的并立的巨人。

经过童年的穷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消磨了愁苦寂寞的无聊时光，陀氏于是成为培林斯奇底社会主义理想之崇拜者，而开始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结社，悉心研究福利耶学说。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他写了《穷人》，《白夜》，《两面人》等较短名著，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室记》等不朽的长篇小说。在经过彼得堡的刑场上死刑的宣布，牧师赐犯人以十字架，而临终者贪馋地想将嘴唇向十字架一吻，以求最后的赎救的时候，陀氏便由“死亡”中看见了永生，他在意识中已朦胧地皈依了基督。不过此种生活变迁，却很隐晦缓慢。他之后写了他的代表作《罪与罚》，与《未成年的人》，《魔鬼》，《白痴》，《喀拉玛卓夫兄弟》等惊人巨制。

在陀氏前后伟大著作中，其所描写的人物大抵是穷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奸人、恶汉、恶婆、娼妇、魔鬼、

白痴等等。他们在社会重重残酷压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穷苦无告之徒，以致结果几全成为无可赎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两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题辞。他所描写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不是心灵分裂者，永久苦闷，长期怀疑，内心不断地冲突斗争，成为他们一生的无限的惩罚。有人说，陀氏写了一部现代都市生活底伟大的《神曲》，的确不错；只是这里面只有“地狱”，而并没有“净土”和“天堂”。任谁读了他的任何著作之后，都难免要感到一种难言的阴凄的寂寞。它使你的心头发热，发痛，使你流泪，这是举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

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陀氏暮年虽是赤心皈依基督的人，却并不同于一般庸俗的说教者。你读完他的任何作品之后，永远会对于现社会发生一种愤愤不平之感，因而养成了一种反抗的精神，陀氏著作在这种意义上便成为时代生活革新的动力。他在他最后一部巨著《喀拉玛卓夫兄弟》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说上帝将世界创造错了，所以大多数的好人吃苦，而恶人却享受人世生活的至福。因为这样，上帝便惩罚自己，首先将独生子作了极惨的赎罪的牺牲。他相信将来在地球上要实现一个真正的基督王国，那是为穷苦不幸的人们建立的。在这个王国里，没有奸私，没有剥取，没有恶诈欺骗；所有的只是幸福，和平，与永久的相互真诚的友爱。

不过陀氏并不重视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实现，曾发出这般狂吼的声音。西方文化快要日暮途穷了，我们斯拉夫人民要担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颓运底使命。苏俄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于陀氏诞生百周年纪念席上（一九二一年）曾说，是的，我们今日的俄罗斯人民，是正应验着伟大

思想家陀思妥夫斯基的话，而从事于全世界人类革新的运动。在这意义上，陀氏又成为现代的新预言者了。

卢那卡爾斯基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以为陀氏全部不绝的心灵创造，有如一条无尽的火河在奔流着。他的每种作品，虽都不做技术上的讲求，然而毫无疑地，每种都是深刻动人，透澈了人的底里生活的抒情诗作，他常从卑污龌龊的灵魂中，发见那永不熄灭的生命底希望之火花。实在，这是真确的，陀氏是曾作为不幸者们的伟大的辩证人了。

“《罪与罚》或是一切写实派作品中的最伟大的。”现代英国文学家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说。醉心于流行的唯物主义，被迫于悲惨环境竟以至杀人劫财(劫而不用)的大学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曾把自己和拿破仑相比，曾把他的乞丐般的母亲的仅有恤金所抵押借来的几十块卢布，由于怜惜，白白全给了一个新近压死了的酒鬼底寡妇，终因为内心的冲突，恐惧，厌恶，自傲与自贬，以及包探头的缠扰，逼压，在无可奈何中，向一位以卖淫养活其继母的小孩之年轻娼妇索尼亚——一个基督教的灵魂，暗示了他是一个新犯的凶手。索尼亚惊愕之余，劝他要向世界告白，要向官厅自首，要甘心受苦，受苦洗罪。他听从了，西伯利亚的八年牢狱苦工开始了，索尼亚伴着他过着辛苦的生活。在索尼亚的无涯的柔爱中，他终于看出了神的光辉。一个清晨在伊尔提希河岸上，牢狱外面，他匍匐在她的足前，新的生活于是展开在他的眼前了。

全书中所描写的人物极其复杂：有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穷困及其犯罪前后的心理；有都丽亚为着母亲和哥哥答应嫁给一个并无爱情的办事人之受辱；有酒鬼玛尔美拉陀夫

的墮落及其女儿索尼亚之悲慘的卖淫意态；其他如代表新发户的办事人卢辛之狡猾阴险；酒色之徒的司维特里喀罗夫终于杀妻自杀；包探界的波费利之刁狡诡诈，千方百计诱人招供；言不顾行的热心的稚气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莱比绥亚利珂夫，先不屑与娼妇索尼亚同寓，后又热心为之作证使她跳出卢辛的奸计；最后如意志坚强且思想纯洁的美丽的都丽亚，拒绝了有钱的恶汉卢辛与色鬼司维特里喀罗夫，终于嫁给一个热心憨直且精明能干的穷大学生拉如密亨；凡此种种，均写得沉痛逼真，为本书中最精采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素園记于西山

附记 丛芜译完了这部巨著，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很爱它。但是在病中不能读书，现仅就以前读过的《最新俄国文学》（黎沃夫·罗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学底影像》（卢那卡夫斯基著），回忆中写成此文。文中译名从本书译者。

序

我很喜欢这本书终于印出来了，我知道这几年来催着要看此书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许多朋友也一定会同样地欢喜的。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伟大的动人书，贤明的读者自己去欣赏评判吧，我在这里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译笔抱歉一下。这样太凄惨的小说，里面充满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凶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内外生活的描绘，不宜于让堂皇的学者之流藉以展露个人的才学，在我只是因为爱之而勉尽薄力将就老实地翻过来，给一般读者看个粗枝大叶而已。全书都是直译的。希望热心的朋友能帮助我，使此书再版时（若是可以再版的话）可以成为更可读的译本。

我是根据 Constanae Garnett 的英译本重译的，时常也用俄文原本对照。在全部工作中，在英俄文两方面与我以帮助，我要在此致谢者有 Mr. Pole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们发现英译本中也常有错，和《穷人》的英译本一样，不禁叹翻译之难，因为那译者乃是极著名的。她几乎把都介涅夫、契诃夫、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全部译完了。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还在外。可惜素园还在病中，不然这个译本或者会更可读的，他曾为译者（也是为读者）那么悉心地用俄文原本从头至尾地校阅过《穷人》，而且他又是那般爱陀思妥夫斯基。这译本也就献给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丛芜写于北平市

六 版 序

这样的一部凄惨的长篇巨著，竟会在七年中印行五版，这表现中国读者的进步。本书由未名版转开明版，以后因为抗战和其他关系停印九年，现在又以文光版出现了。

巨石下的野草在九死一生中挣扎着从侧缝里向外发展，也会摇曳在阳光与和风里，低吟着生之歌曲。

穷困潦倒的大学生凶手拉思科里涅珂夫，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徒刑期间，在久病新愈仍然从事苦工劳作之片刻休息中，发现了而且表示了他对于万里相随的无助的妓女索尼娅的爱，于是又同作着新生的梦。

巨石何时才能从野草上移去？

那产生凶手与妓女的经济制度何时才能消灭呢？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中秋节）

丛芜于上海市

八 版 序

最近听特孚说日本的俄罗斯文学权威之一中村白叶氏，曾在他的一九二八年的重版《罪与罚》的序文上说，他从翻译本书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迄今十五年，在重版时候，已经改了许多次。我觉得有些惭愧。我在二十年前在未名社译印本书时，曾希望在再版时加以修正，迄今总是未能如愿。所幸在六版时，曾由张铁弦先生用俄文从头至尾详加修正一遍，费时一年。这是应当特别感激的。我希望再花三年工夫，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的公认最佳的英译本，把陀氏小说全集译完。然后专修俄文，重校一遍，完成一生中的一件最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承靖华介绍插图十二幅，特此致谢。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丛芜于上海

第一部

第一章

七月初，一个特别炎热的傍晚，有个青年人从他在S街所租的阁楼里走出来，向K桥慢吞吞地走去，好象踌躇似的。

他顺利地避免了在楼梯上遇见他的女房东。他的阁楼是在一座五层高楼的屋脊下面，与其说是象一个房间，还不如说是象一个橱柜。女房东租给他阁楼，供给他膳食，并有女仆侍候他。她住在下一层楼，他每次出去一定要从她的厨房经过，厨房的门总是开着。所以他每次经过就感到不舒服和害怕，使得他皱着眉头，羞答答的。他欠女房东的钱已多得无法还了，就怕遇见她。

这并不是因为他胆怯和卑鄙，事实上正相反；然而从某一个时期起，他便处在一种极度紧张、易受刺激、近似忧郁症的状态中。他是那么专顾自己，离群索居，使他不但不怕遇见他的女房东，而且无论谁他都怕遇见。他给贫穷压毁了，但是处境的艰窘近来已不再使他担心。他已经完全不去做并且也不愿意去做那些实际上重要的事情。任何女老板所能作出的任何事情他都不害怕。但是在楼梯上被拦住，被迫去听

她那些琐碎的不相干的闲话，听她要钱的纠缠、威吓和怨言，并且绞自己的脑汁找借口，去搪塞，去撒谎——不，不那样，他宁愿象猫一般爬下楼梯，不让她看见溜出去。

不过这一次，来到街上的时候，他却深感到和自己的女债主相遇的恐怖。

“我要去尝试象那样的一件事情而却被这些小事吓坏了！”他面上带着一副古怪的笑容想道，“哼……是的，一切都在一个人的手中，而他却让这一切都因怯懦而失去了，这是显然的道理……要是知道人们所最怕的是什么，倒是很有趣的。走一步新路，说一句新话，就是他们所最怕的……但是我谈得太多了。就是因为我唠唠叨叨的，所以我什么事都没作。或者正是因为我什么事都不作，我才唠唠叨叨的。上一个月我学会了唠叨，在我的小房里一躺几天思想着……我现在为什么往那里去呢？那件事我能干吗？那件事严重吗？一点也不严重。那只是自寻开心的一个空想，一个玩意儿！是的，也许是一个玩意儿。”

街上热得可怕：又闷气，又喧闹，还有石灰、木料、砖瓦，还有他周围的灰尘和那种特别的夏天臭气，每个不能到郊外避暑的彼得堡人对于这种臭气是十分熟悉的——这一切在这个青年人的已经紧张过度的神经上发生了痛苦的影响。小酒馆在本市这一块地方特别多，发出难受的臭气，他又不断遇见些醉汉（虽然这是工作日），这就构成了一幅讨厌的凄惨画图。一种极度憎恶的表情在这个青年人的温文的脸上闪现了一刹那。顺便说一下，他是特别地英俊，比中等身材要高些，苗条，骨架很匀称，生着美丽的黑眼睛和深棕色的头发。但是很快地他便沉入深思，或者更准确地说，沉入一

种心神恍惚的境地；他一直走去，并不观察周围的一切，也不愿意去观察。他时常由于自言自语的习惯，说出些他刚才自白的话来。在这种时候，他便觉得自己的思想常常是混乱的。他是很虚弱的，他几乎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他穿得太坏，就连一个一向衣衫褴褛的人穿着这样的破衣在大街露面，都要害臊的。不过在本市这一地区里，无论穿得多么破烂都不会惹起惊异的。因为这里靠近干草市场，有许多人所共知的酒馆饭店，和占优势的各种作坊和手工业的人口，都拥挤在彼得堡中心的这些大街小巷里，所以这类五光十色的人物随处皆是，如果遇到另外一种样子的人，反倒觉得奇怪。但是这个青年人心中聚集了那么多的恶狠狠的蔑视情绪，使他不顾大多青年人讲究衣着的心理，在街上毫不介意他的破衣服。当他遇见熟人或旧同学——他实在总是不愿遇见他们——的时候，事情便不同了。然而当一个喝醉的人，不知为着什么缘故，正坐在一辆大四轮车上被一匹拉重货车的马拽往某处去，当车子经过这个青年人身边时，那个醉鬼忽然使尽嗓子向他喊道：“嘻，你这个德国卖帽子的！”而且用手指着他的时候——这个青年人便猝然停住，战战兢兢地抓住自己的礼帽。这是从绥默尔曼帽庄买的一顶高圆顶帽，但是完全破烂了，因为年久变了色，全是破洞和污渍，没有边，歪向一旁，挺不象样。不过他并不是羞愧不堪，而是似乎被吓倒了。

“我原是料到了的！”他狼狈地咕哝道，“我原是这样想的！这最坏不过了！哼，象这样的一件傻事，最小的细节会毁坏全部计划的。不错，我的礼帽太令人注意了。……它看来好笑，而这就令人注意。……既然穿着破衣服，我应当

戴便帽才是，无论什么一种旧便帽都行，只是不能戴这个古怪东西。没有人戴这样礼帽的，这老远便叫人注意了，叫人记住了……关系就在这，人家会记住的，而这便给他们一个线索。做这种事情，人应当尽量少惹眼……小事物，但细节正是有关系的！哼，就是这类细节时常破坏了一切事情……”

他用不着走多远；他确实知道离他住所的大门有好多步：整整七百三十步。有一次当他沉入梦想中的时候，他数过了。那时他对于那些梦想并没有一点信心，只是以那些卑鄙而又富有魅力的冒失莽撞的梦想逗弄他自己而已。现在，已过一个月了，他开始对那些梦想有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曾自言自语地讥刺自己无能力与无决断，却不知不觉地终于认为这种“卑鄙的”梦想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大事，虽说在这一点上他自己还没相信自己。他现在正决然地去“预演”他的计划，每走一步他就兴奋得越发厉害。

他心灰胆怯地走近一座一面对运河一面对大街的大房子。这所房子是零租出去的，住着各种劳动人民——成衣匠、锁匠、厨子、各种的德国人、自食其力的姑娘、小职员等等。两个院子里和两道大门老是人来人去的。三四个看门人都在楼上忙着。这个青年人很高兴一个都没有碰到他们，马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右边的门，上楼去了。这是一条后楼梯，又暗又窄，但是他已经摸熟了，知道怎么走，而且他欢喜这一切的景况：在这样黑暗中就是最爱刺探的眼睛他也用不着害怕。

“若是我现在便这样害怕，那末如果我居然真去干那件事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当他上到第四层楼的时候，他不

禁自问了。在那里他的去路被几个忙着从一套房间里搬家具出去的搬运夫挡住了。他知道这套房间是一个干行政工作的德国小职员和他的家眷住着的。那时这个德国人正在搬出去，那末这条楼梯上面的四层楼将来除了这个老太婆而外便没有人居住了。“这总算是一件好事情，”他一面自思自想，一面按老太婆那套房间的铃。铃儿发出一阵微弱的丁令声，好象是白铁而不是黄铜做的似的。这类楼房里的小小的成套房间差不多全是这样响的铃儿。他已经忘记了那个铃儿的音调，现在它那独特的丁令声好象使他想起什么事情，而且将这件事情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他吃了一惊，现在他的神经紧张到极点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小缝。老太婆怀着显然的疑心从门缝里细看来客，除了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他那两只小眼而外，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她看见了在楼梯头上有一些人，便胆大了些，把门开大了。青年人走进了黑暗的过道，这是从小厨房隔开过来的。老太婆站着默默地看着他。她是个矮小干瘪的老太婆，六十岁，生着一对锐利而凶恶的眼睛和尖尖的小鼻子。她那褪了色而又有些斑白的头发厚厚地抹上了油，上面也没有戴头巾。她那细长的脖子好象鸡腿一般，颈上结着某种破法兰绒，天气虽然很热，肩上还披着一件破旧的皮坎肩，因为年久已经发黄了。老太婆时时刻刻都在咳嗽，呻吟。青年人一定是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看过她一眼，因为她的眼睛忽然射出一道疑惑的光芒。

“我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一个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我到这里来过。”青年人连忙咕咕哝哝地说，半躬着腰，自己觉得应当谦恭些。

“我记得，先生，你到这里来过，我记得很清楚。”老太婆清清楚楚地说，仍然怀疑地盯着他的脸。

“现在……我又是为着同样的事情来啦。”拉思科里涅珂夫接着说，老太婆的疑惑使他微感狼狈和吃惊。

“可是也许她一向就是这样的，不过那一次我没有留心看出来罢了。”他心中不安地想道。

老太婆停顿一下，好象踌躇似的，然后闪在一边，指着房门，让客人在她前面走，她说：

“请进吧，先生。”

青年人走进去的这间小房，当时给夕阳照得亮堂堂的，墙上糊着黄纸，窗台上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洋布窗帘。

“那末太阳在那个时候也将这样照耀着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心里似乎偶然想起了这回事，便把眼一扫，细看房中一切东西，尽力留心记忆房内的布置。但是房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家具很旧，全是黄木做的，有一张带着又大又弯的木靠背的沙发，沙发前面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两窗间放着一张带面镜的梳妆台，几把椅子顺墙放着，两三张几分钱一张的带黄边的画片，画着德国小姐手中拿着鸟儿——家具就是这些。墙角有一个小圣像，面前点着灯。一切东西都非常洁净，地板和家具都擦得明亮亮的，一切东西都在发光。

“这是理萨威泰干的活。”青年人想道。在这整套房间里看不见一点灰尘。

“就是在恶狠的老寡妇家里才看得见这样的洁净。”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想道。他向那通向另一小房的门上的布帘好奇地偷看了一眼，那间小房里放着老太婆的床和衣柜，他先